

抗日情報戰

(十七)

喬家才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王志超入死出生

「願教人或是當學生」

民國二十三年的年底，王志超經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介紹，到南京鷄鳴巷五十三號謁見戴笠先生，從此就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。在當年參加軍統局工作的黃埔同學，除了由同志們分別介紹外，大部分是由畢業生調查科推薦的。因為任何一個軍校畢業同學都可以找調查科為他介紹工作，調查科知道那一方面需要幹部，同時對於要求介紹工作的同學適宜於做甚麼工作，先經過一番考核，然後才介紹出去。所以，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成了參加軍統局工作的橋樑，許多同志就是由那裏介紹來的。

王志超對於會見戴先生的印象，非常深刻。據他回憶當時的情形，戴先生談話的時候，頭斜向上揚起，嘴繃得很緊，兩眼炯炯有光，死盯着對方，很注意聆聽對方說話，令人深深感覺到親切中帶着威嚴，不由得肅然起敬。他感覺到戴先生的精力特別充沛，言詞簡捷，肯定而有力。

見面、告別、兩度同他握手，他覺得戴先生的手軟綿綿像似女子的手，但是握起來，強而有力，不同於常人。

「你願意教人，還是願意當學生？」戴先生對於王志超好像非常了解，略談數語，就這樣問他的志趣。

「願意教人。」王志超覺得戴先生問話，有點離奇古怪，不了解用意所在。心想：當然教人要比當學生好的多。自己是黃埔第四期政治科畢業，已經幹了七八年事，還當甚麼學生呢？所以，這樣回答。他沒有想到，參加軍統局的工作，不接受訓練，好像瞎子捫象，瞎猜瞎碰，不會了解工作要領和工作重要性，是很危險的。戴先生認為我們的工作不同於尋常，我們的任務艱難困苦，要懂得安全措施，懂得工作技術，就必須經過一番訓練，才能完成任務。派出去工作，才能放心。他所說的當學生，就是指著接受特種工作訓練，好派出去擔任軍統局的基本工作。

王志超既然願意教人，不願當學生，戴先生也需要教人的人才。於是，派他到杭州浙江警官學校去擔任政治指導員，後來又擔任杭州浙江省

會公安局的指導員。

蘆溝橋事變發生，戴先生領導的工作迅速擴大，調王志超到上海蘇浙行動委員會去工作。工作還不到三個月，因為北伐初期，他曾在第六軍程潛的部隊裏工作過，此時程潛已經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，所以，派他擔任第一戰區軍事聯絡組組長，攜帶一部電台去工作。每個軍部派一位聯絡參謀，蒐集前方的軍事情報。第一戰區長官部先設在黃河北岸的新鄉，後來移駐洛陽。

潛赴陷區青島工作

二十七年十月間，王志超奉命調回到漢口，才知道派他赴業已淪陷的青島市，為中蘇情報交換所建立工作，戴先生在漢口南小路為他餞行，同席還有四位同志，都是派出去工作的負責幹部。席間戴先生為他們分析抗戰形勢，告訴他們，長期抗戰，不能固守一個城市，必要時，武漢也會放棄的。因為武漢是平漢、粵漢兩路的中心，敵人勢必全力進攻，我們必須保持長期抗戰的力量，達到戰略目的以後，就會放棄，向有利的地帶轉進。臨別的時候，王志超向戴先生請示，

對他個人有甚麼指示，戴先生說：「胆大心細」。同時又囑咐他，必須作長期潛伏的佈置，要建立起適當的掩護機構。

中蘇情報交換所隸屬於軍令部第二廳，是一個同俄國人合作的機構。實際上，所有的工作同志和所需要的電台，都是由軍統局統籌調派。俄國人在當時表示支持我們抗戰，要求成立這樣一個合作機構。

派給王志超的電台台長段厲係湖北人，和山東人的語言不同，又攜帶一部電台，由上海赴青島，困難太多，祇好隨同山東省政府的人員，經河南，先到蘇魯戰區，再往山東游擊區，然後設法偷運青島。王志超雖然是山東人，可是自從民國十四年離開家鄉，進了黃埔軍校，就再沒有回過山東。目前青島的情形怎樣？一無所知。於是決定由香港到上海，好在上海先對青島下一番了解的工夫。他在上海差不多住了兩個月，才偕他的夫人屠美英搭乘日本輪船，回到青島。

王志超回青島佈建工作，必須積極進行三件事情：第一、物色工作同志；第二、建立掩護機構；第三、將電台秘密運回青島。

物色同志，談何容易，幸而抵青島後遇見王崇五，替他解決了困難。王崇五早到青島，不但地方熟悉，而且社會關係也特別衆多。他係留俄學生，協助中蘇合作機構，義不容辭。於是，首先介紹他的親戚李英民給王志超。這個人年青幹練，既有胆量，又肯負責，成了王志超最得力的助手。王崇五又介紹他認識了丁藝東、安諾愚、馬克武，可以供給他情報。

建立機構，非常順利。這時軍校第四期同學李毅民的太太隋靜卿正在青島當教員，由她介紹，王志超認識了姜延明。姜延明是個很有志氣，愛國心很重的人，雖然爲日商岩木醬油株式會社送貨，以維持生活，實在很不甘心。王志超和他一談，非常投契，就在萊蕪一路十三號合夥開了一間雙陸醬園。姜延明自己担任跑外兼送貨，另請崔靜齋管帳。王志超住在醬園樓上，從事本位工作。

把電台從游擊區運回戒備森嚴的青島市，困難重重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電台台長段厲先由游擊區到了日照，在李英民策劃照料之下，由交通秦同志挑了一大筐雞蛋，把收發報機藏在雞蛋中間。收發報機精緻小巧，不過兩本精裝書大小，而雞蛋是市區的必需品，敵人鼓勵運進，檢查時又不好把雞蛋一個個拿出來。所以，很順利地混過敵人哨卡檢查，運回青島。王志超偕同他的夫人回上海一次，接洽好通報的時間，把太夫留在上海，一個人返回青島，開始通報。

被人出賣險些送命

汪精衛、陳公博、褚民誼等在沒有粉墨登場以前，汪精衛預定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先舉行青島會議，和代表北平偽組織的王揖唐、齊燮元，代表南京偽組織的梁鴻志等開會，想把這兩個已經存在了好久的南北偽組織的漢奸們，形式上納入他新成立的偽組織範圍以內。因此，青島一下子熱鬧起來，成了南北漢奸們活動的大舞台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傅勝藍到了青島，王志超本來

同他沒有工作關係，他却一再托人帶話給王志超，想要談一談。在盛情難却之下，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兩點鐘，王志超到了傅勝藍的寓所，恰好傅在睡午睡。王志超一眼看到寫字台上放着一篇毛筆寫的自傳，心知情況不妙，打算趕緊退出來，以免引起傅的懷疑。不料，他還沒有舉步，傅勝藍已經醒來，趕緊起來，把自傳放進抽屜，連忙說道：「在這裏閒着無聊，抽空寫點文章。」

「傅勝藍要當漢奸！」王志超和傅勝藍閒聊了十多分鐘，便告辭出來，立刻去觀海二路，找王崇五計議。

「你怎麼知道傅勝藍要當漢奸？」王崇五聽王志超這麼一說，的確有些詫異。

「剛才我去看傅勝藍，看見桌子放着一篇自傳。在敵區裏，不準備當漢奸，寫自傳幹麼？他醒來趕緊把自傳收起來，我看他心神慌張，好像有點做賊心虛的樣子。我主張立刻把他幹掉，以免後患。你的意見如何？」

「爲了安全，採取緊急措施，固然可以，但是萬一判斷錯誤，影響工作還是小事，將來如何交代戴先生？」王崇五考慮了好一會兒，這樣回答。他老成持重，考慮週詳，既未奉命令，怎麼可以採取這種行動呢？」

王志超聽完王崇五說的話，再想到臨離漢口，戴先生所說的「胆大心細」，覺得王崇五的說法也不是沒有理由的。就在他們談話的時候，傅勝藍匆匆忙忙爬上山坡，也來找王崇五。王志超趕緊躲到別的房間裏，沒敢和他碰面。傅勝藍很鎮靜地問王崇五：「王志超來過嗎？」

「沒有來過。」王崇五若無其事地回答他，傅勝藍聽說，好像放心了許多似的。

王志超離開王崇五家裏，總覺得傅勝藍的離奇行動不對勁。在敵區寫自傳，一定是準備當漢奸，很可能出賣組織。他越想越怕，如果不殺死傅勝藍，自己就需要快些離開青島，不然，這一條命一定斷送在傅勝藍手裏。這一夜他提高警覺，沒有敢回雙陸醬園去睡覺，但是對去留問題，一時下不了決心。

第二天——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——上午，一種責任感迫使他不能不回去看看。爲了慎重起見，先打發一個朋友的孩子去醬園看看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動靜。小孩子回來告訴他，醬園跟平常一樣，也有人去買東西。十一點鐘，他回到雙陸醬園，一脚剛踏進店裏，忽然從樓上跑下四個穿西裝大衣的大漢，有一個人從後把他抱住，擁到樓上住室。有一個四十多歲穿西裝的人，坐在他的牀上，站起來向他握手，說道：「王先生，我們等候你很久，希望你同我們合作。」

「沒有甚麼好說的，既然被你們捉住，有死而已。黃埔學生絕對不做對不起國家的事情，怎麼處置，悉聽尊便。」王志超很肯定的回答，態度非常倔強，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。

那個主持逮捕他的傢伙，對他非常失望，呆了十幾分鐘，好像考慮怎樣處置他。最後，派那批便衣把他押上汽車，送到河南路日本駐青島憲兵司令部，交給了日本憲兵。日本憲兵司令叫上沙大佐，憲兵隊長是加藤清一少佐。在過去，凡是被捉到日本憲兵隊的人，十之八九活的進去，

死的出來。但是這一次他進去，却對他們完全改變了態度，大概是對於汪偽漢奸們捉人，有些吃味不高興，也許不願意爲漢奸們借刀殺人吧？主審這個案子的日本憲兵軍曹小松代，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非常濃厚。

「你爲甚麼當間諜？不怕危險和殺頭嗎？」小松代不會說中國話，用日本話高聲叫問，並以右手手掌在頸項上比畫，姓藍的翻譯官翻譯給王志超聽。

「兩國打仗，各爲其國。既被你們捉住，有死而已，有甚麼可怕？」王志超理直氣壯，義正辭嚴地回答他。小松代默然很久，不再多問，對王志超的強硬態度，不怕死的氣概，好像很欽佩似的，以後對他的審訊態度，和善了許多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小松代又一次提訊王志超，桌子上放着一張畫有許多圓圈的紙張。他走近一看，中間的圓圈裏寫着王志超，周圍的圓圈裏分別寫着王崇五、李英民、姜延明、段厲、王崇五的太太朱岫容、王崇五的二哥王祥五夫婦、李英民的八姐夫蘇金甫、膠濟路委員崔景三夫婦、大港車站站長安霞東、馬克武、丁藝東、徐福昌、崔靜齋、張慶雲等二十幾個人。小松代問王志超，王崇五和李英民可能藏在甚麼地方？可能從那一條路逃走？王志超才知道他們兩個人沒有被捉起來，確實逃脫了，心裏暗自爲他們高興。

王志超在青島日本憲兵隊關了四個多月，沒有見過一次太陽，沒有理過一次頭髮。每餐一個飯團，一塊鹽黃籬下，飢餓得不成人樣。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和段厲、安霞東、蘇金甫四個

人，由青島押解到濟南，交給日本駐濟南的十一兵團軍律會議，他才和蒙難的人第一次見面。蘇金甫在青島受非刑拷打，內外受傷很重。在押赴濟南的火車上，同案的幾個人都爲他的傷勢難過。蘇金甫告訴王志超，這一案羈押這麼久，牽連的人數這麼多，都是由於李英民逃亡匆忙，沒有把日記本燬滅。日本憲兵按照日記本上所有的名字抓人，把許多沒有工作關係的人都牽連在內。

押到濟南的第二天，二十九日下午三點鐘，軍律會議五個日本軍法官會審，一個日語翻譯官站在旁邊，對他們四個被告略事詢問，坐在中間，階級較高的那個軍法官站起來宣判：「一律處以死刑。」他們四個人押返拘留所，相對無言，自分必死，靜候死神的召喚。

第三天——三月三十日下午三點鐘，又提他們四人出去，王志超心想，大概是押赴刑場，去執行死刑了。此時萬感叢集，想到戴先生說的胆大心細，爲甚麼派一個小孩子到醬園看情形？爲甚麼不事先約好警報暗號呢？怪自己胆大而心不細。又想到戴先生問他願意教人還是當學生，自己選擇了教人。假如當年受幾天特種訓練，學點兒東西，也許可以逃避過這一次死亡大劫。心裏想着，一切都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

由拘留所又押到法庭，和昨天會審時的情形一模一樣，他們四個人一字排開，站穩以後，中間的那個軍法官又站起來宣告：「大日本國皇軍爲慶祝南京汪政權本日成立，赦免你們的死刑，一律改判十年有期徒刑。」宣告完畢，又問他們：「還有甚麼話說嗎？」他們都低頭不語，翻譯

官代他們說了一聲謝謝，仍令押回拘留所。

減刑出獄奔赴重慶

王志超、段厲、蘇金甫、安霞東四個人於二十九年四月二日，由濟南押送北平砲局胡同監牢，執行十年有期徒刑。這所監牢原來是陸軍監獄，日本軍閥佔據北平以後，改為「第一監獄外寄人犯拘留所」，由日本華北駐屯軍軍律會議管轄，專收押抗日愛國志士。拘留所所長由日本人選定趙悅豐擔任，他是一個毫無人性的道地漢奸，對於羈押的愛國人士非常兇狠殘忍，以表示忠於他的主子日本人。凡是送進拘留所的，絕無例外，一律先釘上一付腳鍊。說到砲局這座醜惡的監牢，日本軍閥和漢奸用來拘押國民黨同志：抗戰勝利後，我們又用來拘押漢奸和共產黨；大陸變色，共產黨再用來拘押國民黨同志，冤冤相報，循環不已，令人浩歎。

被收押在砲局監牢裏的人們，大部分是國民黨同志和有關係的人士，約佔十分之七，少數是共產黨，約佔十分之二，其餘的才是真正犯了重罪的人。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都在受難，仍然和在外邊一樣，常常衝突，由爭執而打鬥。拘留所的漢奸們，不管你是國民黨，還是共產黨，也不管有理沒理，祇要打架鬧事，每人都加帶一付腳鍊，以示儆戒。

砲局監牢是十字通道，通道兩邊是牢房，分成忠孝仁愛四監。王志超和段厲在忠字監，但不同房，而和共產黨的林楓關在一起，林楓後來成為共產黨在東北很有權勢的人物。也許他們的知

識和器度比較高一些，王志超和林楓不因彼此的主張不同，思想不同，發生爭執，能够互相容忍，相安無事，有時還能彼此照顧，避免帶兩付腳鍊。安霞東和蘇金甫則押在仁字監，每日放風，王段還可以談幾句話，和安蘇兩人根本見不到面。

國民黨同志坐過砲局監牢，後來當選為行憲國大代表的，有英千里（已故）、韓受卿、趙樹權、郭海清、樊祖邦、李桂庭等，軍統局同志有李玉林、陳鴻舉、閻珍堂、陳萃、范承修、鄭恩普、周良輔、楊允俊等二三十人。共產黨組織嚴密，不時送書籍、送衣服，送錢給他們的黨員，國民黨對於蒙難同志照顧不够周到。王志超每逢看到共產黨按期給林楓的親切照顧，覺得我們在組織上，事事不如人家，總是感到悲傷和慚愧。

砲局監牢的伙食很壞，每餐都是棒子麵窩窩頭，沒菜，看不見一點油水。拘留所有推磨工廠、印刷工廠、擲鞋底工廠、鴨子房、洗衣剃頭，也都由坐牢的人自己幹。王志超和林楓為了活動身體，為了借書刊方便，都參加推磨，一盤磨由四個人推着轉。坐牢營養不好，再加上勞動，消耗精力，死亡率非常高，隔不了三五天，就有人「出後門」。（死亡後由後門抬出去）由於監牢裏的生活太苦，好些人精神失常。有一天夜裏，陳鴻舉無緣無故突然大叫起來，全牢房的人們在睡夢中跟着喊叫，聲震屋瓦。看牢的漢奸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，都有些害怕，等到東院的日本憲兵趕緊跑過來，才鎮壓下去，漢奸們要想追究責任，也無從查起。

坐牢的人每月可以和家人通信一次，漢奸們收到坐牢的家信，經常要壓一個多月，才交給收信人。每月也可以接見家屬一次，不過，初次接見，真是一幕最悲慘的鏡頭。王志超的太太屠美英是一位杭州小姐，知道丈夫被捕後，帶着孩子從上海回到他丈夫的故鄉山東高唐縣王家樓。王家的家境不太寬裕，想不到杭州小姐居然能過那種苦生活，下田種地摘棉花，推磨碾麵，一切粗重的苦工作，都能操作。吃得是摻糠的窩窩頭，照樣能嚥下去。後來得悉王志超可以接見家屬，帶着孩子，千里迢迢，跑到北平去探監。

她到了砲局，等候在監牢外面。監牢的半牆上開有一個方洞，洞口還釘着鐵絲網，那就是接見的地方。屠美英從洞口探望裏面的丈夫，準備說些必須敘述的話。可是當她聽見嘩喇嘩喇的腳鍊聲，從遙遠的地方傳來，漸漸接近洞口，心像被尖刀刺穿似的，忍不住嗚咽起來。接見家屬，限定談話五分鐘，王太太有三分鐘嗚咽地說不出話來，等到鎮靜下來，祇剩下兩分鐘說話的時間。想要說的話，連一半都沒有說完，看守已經把洞口的拉門關上，咫尺天涯，被一丈多高圍牆隔開，一個拖着腳鍊失望地回到牢房，一個領着孩子悲傷地重返山東老家。

民國三十年夏天，砲局拘留所的人越來越多，簡直無法容納。正好這一年是日本建國二千六百年紀念，日本天皇裕仁宣佈大赦，關在砲局的人們，一律減刑一半，當時就有一大批刑滿的人釋放出去。王志超他們四個人，除蘇金甫早已因傷重缺乏治療，瘦死獄中外，王志超、段厲、安

霞東都由十年徒刑減為五年。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，王志超坐滿整整五年監牢，也整整帶了五年七斤重的腳鍊，被釋放出來，已經折磨得不成人樣了。

說也奇怪，王志超被捕到釋放，日本憲兵方面祇知道他是藍衣社青島的負責人，並不知道他的正確職務，自始至終也沒有人問過他。所以「中蘇情報交換所」這一個名詞，始終沒有出現在這案件裏。

戴將軍最後一封信

一個大難不死的人和一個久病初癒的人，大概有同樣的感覺，王志超坐了五年牢，一腳踏出砲局的牢門，感覺到人海茫茫，心裏非常空虛，好像做了一場惡夢似的。他心想，五年前老母親看見兒媳婦帶着孫兒回來，就是看不見一別十多年的兒子。他為兒子的安全提心吊胆，坐臥不安，經常禱告菩薩保佑。現在他從敵偽監牢裏走出來，無異得到一層保障，不再畏懼日本憲兵和漢奸了。於是決定先回高唐老家，看看白髮蒼蒼的老母親，再看看患難共相的愛妻和一對小兒女。

王志超不敢在家鄉久留，僅僅休息了半個月，又拋下老母和妻兒，長途跋涉，抵達西安，再飛重慶，向戴先生報告被捕經過及被捕以後的情形。

當戴先生從東南回來，接見王志超的時候，看見他安全歸來，非常高興，慰勉有加。王志超說：「我很慚愧，工作沒有做好，却坐了五年監牢。這次牽連了許多人，大部份是王崇五同志的

親戚，尤其是他二哥王祥五先生，被捕以後，財產損失很大，又被漢奸敲詐勒索，精神痛苦，鬱鬱而死，我覺得非常對不起他們，內心非常痛苦。」

「等到戰爭結束，我們對於受難的人們，一定要予以適當的安置。」戴先生說：「你需要好好休養，等身體復元，再担任工作。」

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十月中旬行政院發表王志超為青島特別市警察局副局長，不久升任局長。他在青島被捕受難，現在讓他回去担負青島市的治安責任，戴先生用意週到深刻，永遠是感人的。王志超回到青島，一方面主持警政，一方面協助王崇五、梁若節、劉欽禮辦理青島市的肅奸工作。

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，戴先生飛抵青島，住在王志超為他準備好的龍口路二十六號臨時行館，隨行的真仙舫，金玉波則下榻在旅館裏。戴先生這次來青島，除了指示肅奸工作，還和美國第七艦隊駐青島的官員商談雙方海軍合作和訓練等問題。十七日上午，山東臨沂組組長楊可僧等多人來行館晉謁戴先生。

楊可僧上樓談了一會兒，下樓時拿着戴先生寫給王志超的一封信，囑為楊辦理赴濟南的飛機票。王志超就在行館樓下，片刻沒有離開過，這樣極簡單的事情，當面交代一聲，就可辦妥，戴先生却要親筆寫一封信，不但手勤，又證明他愛護同志是怎樣深切。這封信是戴先生最後的遺墨，非常值得珍惜。

戴先生十七日上午十時許接見過楊可僧等同

志以後，走下樓來，由王崇五、梁若節、王志超陪着，乘汽車到匯泉海邊，遊覽一週。坐車經過青島公園東南隅，有一處青山面海，風景絕佳，戴先生喟然感歎，說道：「好一個休息的地方。」

然後叫司機直開滄口飛機場。大家看到空中烏雲密佈，天氣將變，勸他在青島多留一天，他堅持要走。車抵機場戴先生及其隨從人員馬上就起飛了。王志超敘述當時的情形，不禁流下淚來，感歎良久。

吳景中政訓長才

民國二十九年，我在重慶軍統局局本部工作。那時李肖白主管人事，對於分發訓練班和息訓班畢業同學，頗感頭痛麻煩。於是，背後抱怨戴先生大批訓練特務工作幹部，不合訓練的原理原則。乍聽之下，他說得很不錯，特務工作講求機密，訓練特務工作幹部，也應當機密，最好個別訓練。現在，大批訓練，當然談不上機密。

大規模的訓練計劃

「家才！」一天在羅家灣看到戴先生，他對我說：「你看！我們現在差不多訓練了五千個同學，假如，每一個人能够掌握十個人，我們就可以間接運用五萬人了。」我才明白了戴先生大批訓練工作幹部的用意。李肖白雖然是人事科長，但他不了解戴先生辦訓練的目的，所以，才有不同的見解。

戴先生辦訓練，可以分為兩個時期，七七抗

戰以前為第一個時期，七七抗戰以後為第二個時期。第一時期辦訓練，着重工作技術，人數少，訓練精，每期不過三五十人，抗訓班如此，洪公祠也如此。從事戴先生領導的工作，不經過訓練，非常危險。我自民國二十一年夏天參加工作，什麼也不懂，因為靳易夫要我幫忙，他相信我，把全部工作交給我幹，我就糊裏糊塗挑起山西工作的沈重擔子。等到二十四年夏天，我到杭州參加訓練，才知道過去在山西工作了三年，完全是盲人騎瞎馬，瞎幹。

第二時期辦訓練，因為抗戰，我們的工作發展迅速，需要幹部迫切。為了培養大批工作幹部，訓練方式不能不有所改變。於是，採取了大批訓練的辦法，以精神政治訓練為主，技術訓練為輔。最初兩期為臨澧訓練班和黔陽訓練班，以後，在北方設立蘭州訓練班，在南方設立息烽訓練班。為了培養專業人才，又有諜報參謀訓練班，查緝幹部訓練班，中美合作技術訓練班等。

臨澧班和黔陽班既是以培養抗戰所迫切需要的幹部，又以精神政治訓練為主，所以，戴先生對於指導員人選，非常注意，非常認真。他認為指導員同學生最接近，負責訓練學生的思想，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抗戰勝利的信心，關係最為重要。訓練成功與否，全看指導員好壞來決定。結果，選定吳景中，傅有權、許文淵、金昌蒲幾位擔任臨澧班的指導員。

指導員中一張王牌

臨澧班有六百多人，分編為七個隊，六個男

生隊，一個女生隊。黔訓班有四百多人，一部份係臨澧班未畢業的同學，繼續受訓的，也分為七隊，第七隊為電訓人員。這兩個訓練班造就了上千的幹部，抗戰初期，幹部調派裕如，才能應付無限開展的工作任務。這些幹部經過千錘百鍊，又從危險艱難的工作環境中，獲得平常所得不到的工作經驗，都成了最優秀的人才。有許多人現在都擔負着重要的職務，如中央××工作會焦金堂，前內政部警政司長黃對輝，內政部戶政司長劉子英，前警察學校教育長謝晉驥，中興學術研究會秘書劉本欽以及石玉貴先生等。

戴先生擴大訓練的另外一個目的，在吸收敵後的大量愛國青年，使他們參加抗戰工作，為國家民族保存新生力量。在山西，王介夫和梁怡亭兩位為臨澧班招收了六七十位同學，差不多都是山西大學和山西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，素質非常高，如謝晉驥、白廷暄、呂仕倫、黨丕修、田榮祖、李恩藻、于采召、郝采蓮、鄧充實、裴西園、孟德齋等。

吳景中年齡比較大些，待遇又比其他指導員多出三分之一，學歷也比別人高。所以，大家都開他玩笑，叫他是指導員王。吳景中是留俄學生，在俄國親眼看見過托洛斯基和史塔林鬥爭的情形，史塔林怎樣殘酷地消滅托洛斯基派。他也知道蘇聯赤色帝國主義的本來面目，對於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有過深刻的比較研究。抗戰以前，戴先生派他在上海工作，搜集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情報，成績很好。他的個性，不喜歡同人家爭高低，腳踏實地，埋頭苦幹，是為人師表的最

好榜樣，才被戴先生選中擔任指導員。

因為戰爭關係，臨澧也不安全，二十七年秋天，將訓練班遷到湘西黔陽，是為黔訓班。黔訓班畢業典禮，戴先生親自主持，與致極佳。他預先擬出四十個問題給畢業的同學，由他自己親自口試，就四十個問題當中，提出一個或兩個，詢問每一個同學，藉以了解他們學習精神和口才如何。口試成績，大致還不錯，而第七隊的同學答覆問題最為中肯，戴先生特別高興。

「第七隊的指導員是那一位？」戴先生問副主任吳琅。

「吳景中！」吳副主任回答。

「究竟不同於一般，我的選擇沒有錯。」戴先生很以知人而得意。吳景中回憶一生從事革命工作，以擔任臨澧班和黔訓班的指導員最有意義。

我們的工作，先天就是一種不受人家歡迎的工作。因為，我們要鞏固國本，必須揭發危害國家的一切陰謀和活動；因為，我們要整飭吏治，必須檢舉一切貪污和不法。因此，人家一聽到特務工作人員，就覺得頭痛，能够避開就趕緊避開，把我們當做傳染病的細菌那樣可怕。一般有權勢的，對我們排斥、打擊是必然的。可是，軍統局的工作，到後來，漸漸地順利了，阻礙減少了，願意幫助我們的人，願意同我們合作的人，一天比一天多起來，又是什麼原因呢？

獲得祝紹周的支持

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」多一分耕耘，一定多一分收穫。這一種情勢的轉變，不是偶然的

，完全得力於我們派到各地工作的負責同志，工作努力，做人成功，才改變了人家的觀念。陝西省政府主席祝紹周對吳景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國民政府爲了遏阻商人囤集居奇，抬高物價，成立了國家總動員會議，下設有經檢組，由軍統局的嚴靈峯負責主持，幾個重要的省份都成立了經檢大隊，最後派往西安的爲經檢第七大隊，吳景中任大隊長。陝西省政府本來有一個經檢隊，按照中央規定，爲了事權統一，中央既派來經檢大隊後，地方組織必須取消，歸併於大隊。這種情形，自然難免引起省政府方面的不愉快，加上軍統局的同志又最容易使人誤解，因此，最初一段時間，沒有做到諒解和合作。

吳景中到達西安，完全是一種戒慎恐懼的態度，規規矩矩，勤勤懇懇，從事工作。省政府經檢隊取消以後，派到第七大隊的人，他都歡迎接受，一視同仁。大家都是爲國家做事，就不應該分彼此，完全像戴先生的風度。經檢大隊查出來的案子，又詳細報省政府，人員及貨物移送保安處處理。軍統局的同志比省府經檢隊技術高明，經驗豐富，成效自然比他們大的多。日子一久，祝主席覺得過去他們的經檢隊做不出什麼成績，戴雨農的幹部一來，成績也就隨着來了，而且，一切成績又都歸省政府的，確不差。至於吳景中呢？既不居功，又不搗亂，的確是個真正做事的人，並不討人厭。漸漸地，祝主席願意同他接近，由接近而信賴。進一步，對軍統局的作風，也有了相當的了解，覺得軍統局的同志的確不差，並不如人們傳說得那樣討厭可怕。

吳景中回到重慶，向戴先生報告經檢大隊的工作和祝主席對軍統局的態度轉變經過，戴先生非常高興。戴先生不願意他的同志去同人家妥洽勾搭，但也不高興他的同志同人家鬧對立，把環境弄僵，站不住腳。軍統局的工作，祇要爭取到別人的一分友誼幫助，工作就多一分便利，多一分成效。吳景中不但把工作做好，而且還改善了很不好的環境，正符合戴先生的要求。

談完話，戴先生寫了一張條子，遞給吳景中，要他交給人事室，他沒有看條子上寫得是什麼。等到人事室的人看見條子，說道：「啊！五萬元特別費。」他才知道，寫給他的那張條子，原來是發給特別費的，他做夢都沒有想到，會有五萬元的獎金。五萬元數目不少，三十二年冬天，我辭去陝西緝私處長，從西安回到重慶，戴先生對我的工作也很滿意，一再開我有沒虧空，結果，祇發給我一萬元特別費，現在給吳景中五萬元，比我優厚得多了。

蘭州第八戰區調查室，原先是程一鳴任主任。程一鳴原是共產黨，每到一個地方，都是運用共產黨的手法，製造矛盾，製造糾紛，然後，從中掌握運用。自從他到了蘭州，把原先很平靜的蘭州，弄得是非很多，情形紛亂。到後來，連他自己都無法收拾，睡覺的時候，都要在枕頭旁邊放一枝手槍，怕反對他的同志打死他。

想要整頓程一鳴弄糟的環境，祇有找一位同他的個性作風完全不同的同志去，才能糾正，才會有效，戴先生又選中吳景中。果然，他到蘭州，糾紛很快就平息了。程一鳴同吳景中是兩個絕

對不同的典型，戴先生非常不滿意程一鳴的那種惡劣作風，不知道罵過多少次，可是，始終沒有改掉。我們家鄉有兩句話，形容一種人的本質不好，很不容易改掉。「生就的骨頭，長就的肉；」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」程一鳴就是這種劣根性永遠除去不了的人。

王崇五進出山東 戴先生的政治藝術

抗戰勝利後，戴先生隨同行政院長宋子文飛往北平，路過青島，預定停留十幾分鐘。青島淪陷了八年，好不容易光復，行政院長這樣重要的政府首長蒞臨，的確是件大事。所以，青島市所有的黨政軍要人們聽到這個消息，都到飛機場歡迎。大多數迎接的人都不認識宋院長，都預備了一張名片。宋院長下飛機後，他們挨次遞以名片，宋院長連看都不看，就塞進大衣口袋，祇是同大家點點頭，然後同市長李先良少數幾個人說話。冬天的北方天氣，相當寒冷，那時正好颳着西北風，寒風刺骨。從南方來的人，會特別感覺到不舒服。戴先生戴着一頂呢禮帽，帽簷低的幾乎蓋住眉毛，兩隻手插進大衣口袋。他一方面下飛機，一方面張望歡迎的人羣，好像在搜索甚麼似的。他的目光真銳利，就那麼輕輕一瞄，已經發現王崇五也擠在人羣當中，一下飛機，立刻把他拉到一邊，談起話來，一直談到飛機起飛。

在當時，戴先生的聲望之高，不在宋院長之下。一般人心目中，戴先生對抗戰，對國家貢獻非常大。是最了不起，最偉大的鐵血精忠壯士。

王崇五居然得到他的青睞，單獨同他談話，一談那麼久。幾十隻眼睛盯着他們，對王崇五投以羨慕的眼光。等到飛機起飛後，許多人像一窩蜂，把王崇五團團圍住。問長問短，想探聽些特別的消息。他們覺得王崇五真了不起，能夠同戴先生攀上交情，得到他的青睞。一轉瞬，王崇五的身價豈祇抬高了十倍？人們對他刮目相看了。

這一件故事，崇五兄稱之為戴先生的「政治藝術」。還有一件事情，戴先生處置得非常漂亮，也是屬於政治藝術方面的。一次戴先生到青島，到市長李先良公館去拜訪，送給李市長太太一件衣料。李市長夫婦認為這是殊榮，事後一再表示，戴先生真够朋友，人情味很重，欽佩得不得了，也感激得不得了。以後，關於肅奸工作，李先良幫忙很大，特別賣力。

的確，戴先生是一位懂得政治藝術的人。記得民國二十九年我在重慶的時候，曾經聽過戴先生談論英國人。他說英國人並沒有甚麼了不起，可是他們能夠統治全世界的殖民地，所謂英國無落日，而殖民地的人們和其他國家的人都覺得他們英國人都是紳士，都了不起。究竟他們有甚麼法寶？說穿了非常簡單。他們的祕密沒有別的，祇要有一個非英國人在場，他們英國人就會彼此互吹互捧，吹捧得他們英國人個個都能幹，都是聖人，都是大政治家，理應統制別人。我們中國人剛好相反，唯恐別人比自己強，唯恐顯露不出自己的能耐，盡量說別人的壞話，誹謗別人。人人如此，結果，中國人都成了不是東西，難怪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。拿上這一個故事教育同志，真

是語重心長。英國人老奸巨滑，懂得政治藝術，用來統制他們的殖民地。(二次大戰後，全世界起了變化，英國的殖民地差不多都獨立了。)中國人不曉得這一套，祇知道自己拆自己的台。戴先生最痛恨我們同胞的這種惡習，愚蠢的作風。

戴先生在別人面前，最喜歡誇獎他的幹部，因此，別人對我們同志越發看得起。王崇五說他做濟南市長時，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很看重他，甚麼原因？據王耀武告訴他，有一次，戴先生同王談話，說王崇五的道德很好。大概這就是王耀武敬重他的原因吧？

王崇五參加軍統局的工作，是在抗戰開始時，由梁幹喬介紹。他們都是留俄同學，彼此了解很深。王崇五留俄俄國，又留日本四年，是個雙料留學生，戴先生很看重他，一來就給他每月兩百元的最高待遇。(當時上校薪才一百八十元)剛好臨濤訓練班在鄭州以招收訓練游擊幹部為名，收容北方熱血青年，王崇五介紹了許多山東青年參加受訓，其中不少奇才異能的人才。

不守繩墨仁愛為心

王崇五自稱他是一個不守繩墨，不受拘束的人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值得他佩服的人，並不很多。像他這種人，的確不容易駕馭。可是自從參加軍統局工作以後，一心一意，死心塌地為戴先生工作，幾度到敵後工作，毫不退縮，因為他由衷欽佩戴先生，他覺得戴先生豁達大度，知人善任，大有漢高祖的遺風。戴先生受中國文化薰陶很深，深切了解「仁愛」兩字的精神。在同志中，

即使有少數變節的，戴先生對他們的眷屬還是照顧的很週到。這種寬宏大量的作風，並不是鼓勵人做壞事，而是一種大智慧大學問，仁愛發揮到極致的結果。人是有感情的，當變節的人知道戴先生對他的家眷這樣好，他會感覺到慚愧，由慚愧而覺悟，而圖報，建立功勞以贖罪愆。共產黨就不是這個樣子。民國二十年前後，顧順章被政府逮捕，歸順了政府。共產黨發恨，把他全家都暗殺了，逼得顧順章不能不真心效忠國民黨了。

臨濤訓練班成立，王崇五擔任政治教官，隨後派回青島建立工作。二十八年十一月，到青島視察工作的傅勝藍，因為對抗戰勝利失去了信心，暗地裏和汪精衛偽政府發生關係，偽政府以偽杭州市長為餌，使他出賣了青島的組織，王崇五的家人被敵偽抓去，備受酷刑，他個人機警，幸而逃出魔掌，保存性命。二十九年夏天，崇五兄安全返回重慶，正好我在軍統局擔任督察室主任，把這個消息報告戴先生，立刻寫了一封親筆慰問信，派我做代表去慰問他，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。

貴州的息烽、修文兩縣，對軍統局來說，非常重要。軍統局的息烽訓練班，和許多其他的機構都在這兩縣。為了安全，息烽和修文兩縣的縣長由戴先生推薦。王崇五由陝區歸來後，出任修文縣縣長。三十二年，戴先生又派他為山東站站長，要他再回山東，建立工作。他路過西安的時候，我正任陝西緝私處長。他至今還記得很清楚，我請他吃了一頓羊肉泡饃，既為他洗塵，又算為他餞行。羊肉泡饃是西安最便宜、最省錢的食品，以此招待自己的同志，可說秀才人情。他並

不怪我寒酸，覺得比吃山珍海味還有意思。

山東站的副站長是黃對輝，他們一行先到安

徽阜陽，再向山東推進。日本投降後，王崇五以

山東省政府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威海衛市長，

在膠東推進工作，但威海衛被共產黨佔據，他這

位市長祇好暫留青島，那次戴先生隨同宋院長到

青島，才會晤面。

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先生由青島飛南京，

不幸飛機失事，墜毀南京雨花台以南的岱山。飛

機起飛前，有信給梁若節、王志超、王崇五三位

同志，詳細指示青島和山東的工作。王崇五說：

「當戴先生的坐機起飛時，只有他和梁若節、王

志超三人送行，機尾漆有222字。戴先生同他們

一一握手，清脆的『再見』聲言，時逾三十餘年

，至今仍然時繫夢寐。」

鐵血精忠傳

戴笠史事彙編

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
定價台幣捌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、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要目有：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綦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

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蘇俄拒絕李杜假道、武漢地區秘密工作、東方佛郎哥的下場、張治中火燒長沙案、汪兆銘的叛國密函、李果謀大意失荊州、漢奸陳錄名登鬼錄、蘭州特警班與邊防、加強電訊情報作戰、刺汪失手的烈士們、華北同志犧牲慘重、運輸統制局監察處、各戰區便衣混城隊、武漢區漢奸齊喪膽、婁劍如智擒日間諜、西山公館和仁義社、建立軍隊謀報制度、梁幹喬實施總動員、中英合作香港建臺、北平全城大捉麻子、成都市長圍糧處死、武漢區殺敵與犧牲、新四軍事變的經過、平反零陵縣冤獄案、韓國志士殺敵除奸、積極推進臺灣工作、截獲日炸英艦祕電、忠救軍除夕攻滬市、美國人眼中的戴笠、梅樂斯將軍東南行、徐州偽軍保衛徐州、劉方雄找今井武夫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共二百多個小節，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、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感人至深，歡迎購閱。